

长篇历史小说

名将张苍水

汪卫兴 著

宁波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名将张苍水

汪卫兴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编目录

名将张苍水/汪卫兴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1. 3

ISBN 7-80602-420-4

I. 名... II. 汪...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090 号

责任编辑:李振声

封面设计:郭金波

出版发行:宁波出版社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10)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浙江省上虞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850×1168 毫米 印张:14 字数:350 千字

版 本:2001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02-420-4/I·53

定 价:18.80 元

目 录

一、唇亡齿寒	南明覆灭		(1)
二、揭竿起义	各王争雄		(62)
三、出使闽南	唐王识才		(123)
四、别父辞妻	随主航海		(161)
五、鲁王泊海	唐王遇害		(188)
六、三入长江	清廷震骇		(244)
七、郑张携手	兵围南京		(293)
八、坐失良机	死里逃生		(347)
九、再盼北征	噩耗频传		(380)
十、隐身悬岙	头断杭州		(407)
后 记			 (446)

一、唇亡齿寒 南明覆灭

一

南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初春,北京天寒地冻,风雪漫舞,南明皇都南京也是朔风凛冽,寒气逼人。这不是一般的寒冷,已到“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彻骨透心寒。

满清皇朝 10 岁小皇帝顺治发布诏书,渡长江,克南京,活捉明室余孽,刻不容缓。

当时明朝虽灭亡了,但明室宗支的皇子皇孙还在,在南京有六个朱元璋正宗血统的皇子皇孙,都具有继统皇帝的资格。六人之中数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最得人心,在民间盛传,他们叔侄俩有帝皇之相。这是满清皇朝最不愿听到的话,也是摄政王多尔衮的一块心病,明室宗支一天不消灭,满清皇朝就一天不得安宁。何况,长江以南仍然是南明皇朝的天下。沿长江驻扎着一百多万明军。大清要坐稳江山,必须消灭明室六个皇子皇孙。

假如明室宗支六个皇子皇孙按明典明律的规矩在国破家亡危难时刻能同仇敌忾,推选出贤明君主,为大明江山团结奋战,那么,抗清复明夺回北京,还是大有希望的。然而,历史常常与人开玩笑

笑,该当皇帝的没当成,不该当皇帝的抢到了皇帝宝座。从此,六个皇子皇孙展开了生死争斗——不是与满清皇朝争斗,而是宗室内部互相残杀,划地为牢,割地称帝,互不服气,这正是满清皇朝所盼望的,十根筷子捆绑在一起折不断,一根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为二。

张苍水正处在这样一个国难纷乱之中,他忧国忧民,满腔热血想报效朝廷,却报国无门,他虽然大声疾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是民众之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又有谁听他一个白衣举人、一介书生的呼吁?

这一天,正值春光明媚,阳光艳艳,他急匆匆地向三江口怡红院走去。

他去怡红院干什么?因为南明皇帝下过一道诏书,为严防流寇盗贼聚众闹事,凡三五成群者议论国事者抓。惟三个地方可以不抓,即进妓院不抓,进赌场不抓,进庵堂寺庙不抓。由此可见南明皇帝的昏庸到了何等程度。

张苍水大名煌言,字玄箸,号苍水,小名阿云,浙江鄞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初九。扳手指头算算他当时已是26岁的小伙子,既无功名,又无投军之门,他希望宁波的官儿能站出来树起抗清大旗。从官府传出来消息,知府大人因母亡奔丧守坟未回,知同朱之葵渡过长江投降了满清,被保荐做了清朝摄印官。让人心碎的是从南京传出更坏消息,弘光皇帝昏庸无能,强抢民女,淫乱作乐;奸相马士英篡权,陷害忠良,沿江明军人心惶惶,想开城投清。这些消息是真是假,他们这些白衣秀才难辨真假。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宁波的地方官员暗中串联,在为降清作准备。

鄞县“六狂生”义愤填膺又万般无奈,为避官府耳目,约张苍水到怡红院聚会,共商抗清树义旗。

怡红院分茶室和包房两种。茶室,喝茶听琴弦弹唱,由“卖盘子”乐妓陪伴,姑娘年龄15岁以下,卖艺不卖身;包房,可以陪笑戏

闹亲吻，弹唱为副，由“出阁”乐妓陪伴，年龄 16 岁以上，卖艺又卖身。

怡红院，生意特好，不仅乐妓貌美，唱得好，而且茶室和包房分得很清楚，不像小妓院，茶室与包房混在一起。

另一个原因，怡红院有一个红乐妓，叫小红梅，她尚未出阁，已名噪甬城。她不仅容貌好，歌喉好，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偏偏她不爱公子哥儿，爱上了叫化子宋怀净。这更引起甬城众多的食客、墨客、嫖客们好奇，以一睹她的芳容为快。

今日，她被鄞县“六狂生”包了，让她隔帘弹唱。她手抱琵琶，艾艾怨怨，唱得悲悲戚戚。两个 12 岁侍童陪奏，一个敲琴，一个吹箫，愈发怨声重重，愁肠辘辘，让人悲呛得喘不过气来。

忽见门帘挑动，“六狂生”中二号人物王家勤探头出来说道：“小红梅，你今天怎么啦？尽唱哭丧调，弹一曲好听的。”

小红梅欠欠身行了一个万福道：“奴家换曲，唱您新谱的曲子，苍水先生的《饮酒》歌好么？”

王家勤点点头，朝窗外看一眼，见张苍水正快步过石桥朝怡红院走来，笑道：“今天不听啼啼哭哭报丧调，拣一些高兴的唱。”

小红梅又行一个万福应着：“是。”

小红梅放下琵琶改弹三弦，尖声尖气唱张苍水的《饮酒》诗：

世事警心强自娱，萧条旅馆日提壶。

尝言诸葛真名士，犹作高阳一酒徒。

座上何须分雅俗，杯中原不入荣枯。

且将杖策春陵去，王粲登楼赋有无。

张苍水走到楼门口鼓掌夸道：“好曲子，谁谱的。”

小红梅一躬身，悲泪低声：“回先生的话，是王少爷为奴家谱的新曲子。”

张苍水声如洪钟，朗声大笑道：“好个王家勤，未经本人同意，擅自偷摘他人诗句，为博千金一笑，到青楼卖曲，不怕丢尽读书人

的脸面。”

王家勤已出门恭身相迎：“煌言兄，言重了，皇帝下诏书，进妓院不抓。”他做着请进的手势，“兄弟们恭候您多时，酒已重温了三遍，请进！”

张苍水进门，“六狂生”都站起来向他行礼，张苍水也拱手还礼。

鄞县“六狂生”是有名的六个“狂徒”，他们是董志宁、王家勤、陆宁鼎、华夏、张梦锡、毛聚奎。这几个人从不把官府放在眼里，口出狂言嘲笑官府，用诗歌民谣讽刺官府。官府则说他们是“狂徒”，骂他们是一伙放浪形骸、闹事寻衅之徒。其实，这六人都是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文章，不媚谄，不溜须拍马，不肯低头去送礼买官，所以上京屡考不中，名落孙山。这更促使他们“放浪形骸”，更加不把官府放在眼里。不是官府不抓他们，而是他们说的话并没叛道离经，触犯王法，只是话中带刺，切中时弊，痛骂贪官。官府反而不好抓他们，怕真的抓了他们反落一个贪官的恶名。

这时，小红梅又重弹一遍《饮酒》歌：“座上何须分雅俗，杯中原不人荣枯”，唱得亢奋激扬。突然，琴声一转，激凌凌地换了调子，一首元曲《骤雨无新荷》，幽婉旷达，音韵清沁，唱到“骤雨过，琼珠乱撒，打遍新荷”时，琴声声如百灵啼啭，轻歌漫舞，把隔帘饮酒的“狂生们”带往一阵大雨过后天放晴的遐想之中，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里荷花濯新，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滚，仿佛把他们带往仙境琼阁，一个个忘了饮酒，凝神停箸。坐在上首的张苍水放下杯子，轻轻鼓掌赞道：“真是绝妙好词，一句‘琼珠乱撒’，落地有声。”

“六狂生”一号人物董志宁是这次“议国事抗鞑虏”聚众之头，他借题发挥：“煌言兄妙语横生，琼珠乱撒，国破山河悲，我辈不能坐视待毙。让鞑虏横冲直撞，视我中华无人。”

其他人见董志宁这么一说就不再吭声，静听董志宁慷慨陈述。

原来董志宁去南京下扬州到镇江，在杭州会见郑遵谦，在绍兴知府衙门拜见于颖。他说得涕泪俱下，亡国已迫在眉睫。不是南明皇朝没有军队，主要是南明朝廷四分五裂。据于颖说，南明尚存 300 万军队，光左良玉三十六营就有 30 余万，从武汉到九江沿江驻扎，抵御清军过江。如果唐王不再追杀鲁王，而出兵驻守湖南、湖北江防，那么浙江、江苏调集军队守卫太湖，增援南京，清军根本过不了长江。只要弘光皇帝下诏书，命令桂王从西南招抚李自成、张献忠旧部，逐鹿中原，向北京进发，不愁清军不败。但非常令人失望和伤心，南京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万家空巷，有钱人纷纷逃离，没人肯出力保卫南京，保卫弘光皇帝。因为弘光皇帝太可恨，太可恶，光天化日之下派御林军在南京街头强抢民女，在皇宫里淫乱作乐。指望弘光皇帝光复大明江山已无希望，南京不久即亡。董志宁认为惟一希望，组织义军抗清。这与张苍水的主张有所不同。张苍水认为光有义军，没有朝廷的正规军，难以抵抗清军铁骑长驱直入。他主张拥立贤能的皇子统率朝廷军队，联络各地义军，同仇敌忾抗击清军，方能守住长江，保住南京。但他的主张立即被“六狂生”推翻，拥立皇子这是当官的事，当务之急，他们这些满腔热血的读书人如何在宁波建立一支义军，与余姚、绍兴、杭州、金华的义军联成一片。只有这样才能让宁波的知府、县官们清醒，真正的抗清力量在民众之中。

正当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意见不一的时候，金老鸨慌慌张张地撞进门来，“扑哧”一声跪下去，头如捣蒜似地叩拜：“求求爷们，放小红梅走。我是没有法子，胳膊扭不过大腿。”她颤着声音，“今晚有人为小红梅梳头。”

小红梅也“哐”地跪下去，两眼惊恐地望着“六狂生”，双唇抖动，想说又不敢说。

“六狂生”从来没见过金老鸨下跪叩头求饶，又见小红梅目光异样，恐惧万分，不觉也愣住了。张苍水目光犀利地盯着小红梅看

了几眼，小红梅不仅没有回避，眸珠中还释放出一种求生的哀求，心里也不觉暗生奇端，很感蹊跷。小红梅到明年才16岁，她正和他的义弟宋怀净暗恋，为了替小红梅赎身，宋怀净被父母叔伯们赶出家门，流浪街头。金老鸨不顾他俩的私情，居然要她提前“出阁”梳头。宋怀净知道了，岂肯善罢干休！他笑笑道：“小红梅，你《饮酒》歌唱得真好，我还有一首新诗，今天也想请你唱一唱。”

金老鸨一听头皮嗡嗡发麻，连连跪向张苍水：“张老爷，张举人，你放她走吧，改日你要她怎么唱都成，今日没法侍候爷了。”她撅着屁股，头朝门外张望。

陆宇鼎站起来，走到小红梅身边，大声喝道：“今天谁也休想拉走，爷是付了钱的。”

“谁这么大的口气，敢到老虎嘴里拔牙！”随着话音一双官靴踏进门来。

众人着实吃了一惊，来人居然是鄞县太仆谢三宝。因“六狂生”乡考秀才拜过他为恩师，所以不得不起来行礼。惟张苍水端坐不动。谢三宝虽说是四品京官，他受崇祯皇帝御封过，只是他运气不好，刚刚奉旨进京御封太仆，恰逢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他来不及逃出京城，躲在宋家茶行里避难。不料局势急变，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一败涂地往中原溃退。谢三宝也混杂在义军队伍中逃出京城。他是文官，从未经历过打仗，只在书本上读过兵败如山倒。这次他混杂在义军队伍中亲眼目睹义军如潮水般溃逃，他才真正领略到兵败如山倒的含义。他跟着逃难的人群逃出北京城，可以说连清兵的影子还没看到，义军早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溃不成军，互相厮杀，互相践踏，抢夺从皇宫中虏掠来的金银财宝。也许他命不该绝，也许他祖宗荫德拯救了他一条狗命。他逃到保定被一群义军裹挟走了，成了挑夫，命令他为义军挑大包小包。他原是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哪来力气挑这些沉甸甸的包袱，但不挑就没命，只得咬着牙挑。正当他要搁担，

一个义军想杀他，就在这千钧一发、性命攸关的时刻，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一个沙哑吼叫声随风飘荡：“闯王有令，抛弃辎重包袱，轻装上阵，与鞑虏决一死战，不服军令者，斩！”马蹄从他身后过来，刚才想杀他的义军兵丁不知怎地已人头落地，血喷如注，他一下子吓瘫在地上。等他醒来，四周都是丢弃的包袱和一具具尸体。他又惊又怕，看看天色已晚，凉风习习，饥饿难挡。他拖过一只包袱想取一件衣服御寒，却见满地都是金银珠宝，他惊呆了，以为自己在做梦，他拧了一下自己大腿，疼得要命，证实这不是梦。他又拖过一只包袱，包里全是黄金和元宝。他不知自己哪来的力气，把这些包袱拖到一处。忽见远处一头灰马向他奔来，他死命猛扑上去，抓住了马缰绳，他才发现马背上驮着一个流血的人，那人嘴里在说：“请……请你……把这封信送给闯……闯王……”他说完断了气，手中的信滑下来，飘落到地上。他没有去捡信，把尸体从马背上推下来，把一包一包金子、元宝、珠宝放到马背上，然后骑上这匹马，往南奔逃……

“谢太仆，卑人想到老虎口上拔牙。”张苍水洪钟般的喊声使谢三宝的身子颤了颤，他直愣愣地看着张苍水，“谢太仆富可敌国，鄞县地界无人不晓谢大人发了横财，家里有三妻六妾，没想到也来青楼争夺一个乐妓。”

谢太仆猴急急地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你……你……”

张苍水用手势阻止“六狂生”，微笑着道：“小红梅已经名花有主，鄞县宋家二公子宋怀净想为她赎身。”

谢太仆踢了一脚跪在地上的金老鸨：“谢某从没听说过，金老鸨也没说起过小红梅已经有人为她赎身。”

金老鸨爬前一步仰起脸道：“没有的事，小红梅是我一手养大，如今可以梳头挣大钱，谁替她赎身，我都不答应。”

谢三宝纵声大笑，得意地上地跺脚：“没想到鄞县第一才子张举人跑到青楼来扯谎。”他沉下脸朝门外喊：“来人，把小红梅

带走。”门外忽啦啦奔进两个带刀兵丁。

“六狂生”轰地站起，围到小红梅身边，董志宁蔑视地冷笑道：“谢三宝，今天遵称你一声谢太仆，是煌言兄抬举你。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吴三桂把大明江山卖给鞑虏，你的太仆官帽早已落地。你和我们都是布衣，你凭什么带兵捉人。”

谢三宝狂笑：“鄞县‘六狂生’狂得不知天高地厚，我谢三宝奉命带人。”

董志宁挺身跨上一步道：“青楼规矩，谁先点到了人就归谁人所有，你强夺他人之物，未免太霸道了。其他人怕你，偏我们‘六狂生’不怕你。”

谢三宝抬抬手，本想大吼一声“放肆！”见张苍水端坐不动，日光带着蔑视，冷冷地盯着他，不觉后退了一步，他扫视一眼怒目横眉的“六狂生”，又看一眼两个带刀兵丁，心想若惹恼了张苍水，这两个兵丁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恐怕连他也回不去。于是他一边朝门口退，一边朝张苍水拱手作揖：“张举人，并非兄台不赏脸……”

张苍水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国破皇帝薨，何来举人。天下女子多多少，谢太仆为何盯住小红梅不放。你与她有仇？非要逼她为娼。”

谢三宝知道张苍水为人豪爽侠义，爱打抱不平，他管定的事，不会轻易放手，谢三宝沉思了片刻，决定先礼后兵，抬出他的后台老板，拱拱手道：“兄弟们误会了，不是谢某想为小红梅梳头。崇祯皇帝薨了，大明并没灭亡，福王在南京登基称帝，他是当今弘光皇帝，大明的希望，诸位饱读经书，这么大的事不会不知道。谢某是奉诏选妃。”

“六狂生”闻听大笑不止，老四华夏性子最烈，说话最冲，一声吼：“到妓院来选妃，前所未闻，你把弘光皇帝诏书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老五陆宇鼎紧跟一句：“皇帝选妓女，天下奇闻。”

谢三宝大怒：“放肆！你居然污辱当今皇上。”他突然冲出门去，举着双手朝楼下喊：“来呀，快来人！”

果然有一队兵丁朝他站着的楼道奔来。

赖在地上的金老鸨突然跳起来哭叫：“爷们，求求你们，小红梅今晚为钦差大臣去弹唱，你们不放人，怡红院就会被查封，你们看看，外面全是钦差大臣阮大人的兵丁。”

华夏跨上一步揪住金老鸨：“什么阮大人，爷不怕。”

这时，谢三宝领着一大群兵丁冲进门，张苍水见来了这么多的兵丁，怕硬顶会吃大亏，就朝“六狂生”递眼色，拿起筷子敲着桌子唱：“海茫茫，浪滔滔……”

“六狂生”跟着坐下来拿起筷子敲碗、敲桌，同声高歌：

海茫茫，浪滔滔，眼流血，血如潮。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鞑虏逞猖狂，国破山河在。

皇帝吊煤山，大明汉奸卖。

呜呼哀哉！

……

六个人唱得涕泪横流，冲进门的兵丁也被唱得鼻子发酸，眼圈发红。张苍水腰板笔挺，端坐不动，目光炯炯地盯着谢三宝，看他如何行动。

小红梅抹抹泪，屈膝向“六狂生”深深一揖：“六位相公，小女子去了，请你们告诉宋郎，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她慢慢走向张苍水跪下去叩了三个头，悲泣难忍，“张先生，恳请您多多照顾宋郎，劝劝他不要太锋芒，太鲁莽，惟先生的话他听。叫他不要为一个青楼女子葬送他的大好前程。”

接着她又叩了三个响头：“拜托了！”

张苍水被她的情义和言语所感动，不得不站起来携扶她起来，他把她拉到谢三宝面前，神情极为严肃道：“小红梅交给你了，她卖

唱不卖身，若逼良为娼，宋怀净不会善罢干休。听不听由你。你记住我的话，宋怀净绰号‘小神蛇’，惹恼了他，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谢三宝噘着脸，一声不吭，回身推了金老鸨一把，恶声恶气说：“带走！”

金老鸨携扶着小红梅，众兵丁簇拥着谢三宝向后楼走去。

二

谢三宝让兵丁封锁了怡红院所有前后门和过道，不准张苍水和“六狂生”下楼，他坐在楼下花厅喝茶，让两个侍卫守在金老鸨的卧房门口。

金老鸨在室内为小红梅梳头，她甜言蜜语，又哄又骗：“儿呀，妈妈养了你8年，就等这一天。今晚为你梳头的是当今皇上派来的钦差大臣，他有权有势，你把他侍候好了，明天带你去南京见皇帝。妈妈连做梦都想去侍候皇帝，可妈妈没有这个福气进金銮殿。你真是天生的富贵命，皇帝见了你准喜欢，就封你当娘娘。你当了正宫娘娘可别忘了妈妈疼你养你8年。”

“我宁愿嫁个叫化子去讨饭，也不要当娘娘。”

“啥？”金老鸨提高了嗓门，“你还在想着这个叫化子呀，他有心赎你，早给你一千两银子了。”

“宋郎说了，他会凑齐一千两银子的。”

“你呀，真蠢，宋家是鄞县富商巨贾，区区一千两银子何足挂齿。我实话告诉你，宋怀净早被宋家逐出门，你也不想宋家能娶一个青楼女子当儿媳，儿呀，你咋这么不开窍。”

她默然无声，泪珠啪答啪答落下来。她想宋怀净，这是一个讲义气的男人，为了她，他离开宋家。他说过，他要替她赎身，今生今世非她不娶，她岂能“梳头”卖身。她在想如何逃离虎口或一死

保贞节……

金老鸨叹一口气，伸出肥胖的手爪子，把她按到花菱镜前，为她插上玫瑰花，居然也挤出两滴眼泪来，嗤着鼻音，颇为伤心地说：“儿呀！妈妈也舍不得你。你卖盘子挣的钱，比别的姐妹接客钱还多。妈妈也是没法子，胳膊扭不过大腿。谢老爷看中了你，要选你进宫当娘娘，他出两千两银子为你付了下一个月的盘子花销。今晚又出五百银子为你梳头。谁出得起这么大价，怡红院没一个姑娘的身价有你这么高。这是你的造化，你的福气，前世修的身，前世积的德，才有今日选你进宫当娘娘。”金老鸨越说越上劲，忘了给她插花，喋喋不休像数珍宝，“谢老爷说了，你被皇帝看中了，封了娘娘，怡红院每个姐妹都有赏银。如果你撒野耍赖，坏了皇帝的兴趣，怡红院就要遭殃，妈妈的头就要落地。”

金老鸨这次真的掉下泪来，揩着鼻涕。小红梅早已泣不成声，哭成泪人儿。脸上的胭脂像被大雨淋过似的，花花点点，斑痕累累。她原想坠楼一死了之，又怕连累六位相公和张先生。她心里想着宋怀净，想见他最后一面，怎么至今也不见人来。她强忍着悲痛和羞辱让金老鸨替她梳头。

楼上花厅的门口守着兵丁，楼下过道、天井、走廊、大门内外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六狂生”几次想出去都被雪亮的刀挡回来。张苍水端坐在花厅里，眼睛看着窗外，他心里也不是个滋味，长吁短叹，国破君亡，清兵压境，当官的不带领将士守城杀敌，收复失地，却花天酒地到宁波来掳掠青楼女子。

这样的官，这样的兵，大明岂能不亡？什么钦差大臣？狗屁！他听到魏忠贤这个阉党的名字就恶心。事隔这么多年，他居然阴魂不散，他的干儿子阮大铖来宁波狎妓，耀武扬威，全城戒严，他算什么东西？南明皇朝任用这样的奸佞小人掌管半壁江山，南明岂能不亡，大明想复国，收复失地，希望又在哪里？他一介书生，区区一个举人，并无一官半职，仕途上既无名分，朝中又无官宦亲戚，如

何报国效忠，驱赶鞑虏……他想得两眼流泪，悲愤难忍。

“六狂生”之头董志宁忧心忡忡向张苍水一揖道：“煌言兄，小弟约你出来想转告理学名臣刘宗周先生几句话。”

张苍水对这位理藩院清官刘宗周很敬仰，只是无缘谋面。刘宗周刚直无畏，屡屡向崇祯皇帝进谏，要他罢免吴三桂、洪承畴以杜后患，结果自己反被贬黜到南京理藩院任职。不久，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朝灭亡。他在南京悲痛欲绝，着力推荐鲁王登基，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拥立避难淮安的潞王为新主，两人意见未能统一。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络南京紫金山大营阮大铖起兵拥立福王为新主，兵临南京，要挟史可法拥戴福王。史可法书告马士英，历数福王有七不可立，即一贪，二淫，三酗酒，四不孝，五虐下，六不读书，七干预有司。马士英根本不听，嗤着鼻音，一声冷笑，把书信当众撕毁，发令四位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各齐甲杖，护送福王到仪征。史可法无奈，担心明军内讧自相残杀火拼，清兵趁虚而入，反而坏了大事。他忍气吞声率领南京文武百官把福王迎入南京称帝，定国号为弘光元年。这就是历史上人人唾骂的弘光皇帝，短命的南明皇朝。

刘宗周向福王写了辞呈，告老还乡回余姚。他对得意门生崇祯末届进士熊汝霖说：“马士英、阮大铖专权，福王昏庸无能，南明皇朝很快就会覆灭。”

复国希望不能寄托在福王身上，要赶快联络杭州、宁绍台诸郡组织义军拥立鲁王，另立新朝，大明还有希望。”

熊汝霖听了老师的话立即赶到绍兴找于颖联络，约盟筹饷募勇。他又赶往宁波，不料宁波府知府因母亡回安徽奔丧。他找到鄞县守丧卧病的钱肃乐和“六狂生”陆宇鼎。他们一拍即合。因钱肃乐咯血卧床不能起身，由陆宇鼎分头奔走。陆宇鼎找董志宁商量，约请张苍水议事，招募乡勇，训练水师，需张苍水出面。他手下有二位义弟，宋志海和宋怀净，不仅武艺超群，又娴熟水师，可任教

练。当然，这些只能偷偷地联络，陆宇鼎到怡红院订包房，点名要小红梅陪唱以掩人耳目。同时他有意为小红梅赎身想把小红梅送给宋怀净，让他安心出任水师教练。

没想到今日聚会被瘟官谢三宝给搅乱了。“六狂生”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想去夺人，无奈门口雪亮的刀横在眼前，冲不出门。还是张苍水说得好：“小不忍则乱大谋，让她去吧，吉人自有天相。等宋家兄弟回来，决不会放过谢三宝。”

谢三宝虽狐假虎威，但他也有苦衷，他手执阮大铖的令牌，福船上的亲兵侍卫和水师猛将听他调遣，要在鄞县地界搜寻 15 名少女供福王选妃，他不愿意。在这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时候，谁肯献少女进宫。若强拉民间女子，那简直是火上浇油，官逼民反，为这动荡的朝政再添乱，搞不好，他的脑袋也会落地。

但阮大铖盯住他不放，嘿嘿一声冷笑道：“谢太仆，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官逼民反，本官岂能不知。福王登基不久，昔日明朝旧臣心怀鬼胎，有人潜过长江向鞑虏投诚表忠心，有人暗中联络地方盗贼举兵起义，自立为王，有人暗底联络鲁王、唐王、潞王、桂王与福王分庭抗礼。本大人此次赴宁绍台奉旨行事，违令者斩！”

谢三宝听得冷汗淋淋，腿肚子直打颤。因为他曾带着银子过江向满清豫亲王多铎、勒贝博洛行贿，表忠心投诚。阮大铖怎么知道的？这岂不是要他的命吗？

阮大铖并不知道，见他浑身发抖，甚觉奇怪问道：“谢太仆，你怎么啦？身体不舒适？”

谢三宝扑哧跪下来，连连叩头：“钦差大臣在上，卑职对福王没有半点异心，贡礼虽薄，心是真的。”

阮大铖笑了，抬抬手道：“起来吧，没说你呀，你向福王表忠心的奏章马宰相看过了，皇上有御批，让你接任宁波府知府，统领宁绍台。”

谢太仆刚才吓得尿湿了裤子，现在则惊喜得说不出话来，真是